制義叢話

制義叢話卷之三

福州梁章鉅撰

書香堂筆記云考論制義本應斷自前明然自俞桐川長城有百二十名家之選託始於北宋諸公則不得竟置大輅椎輪於不問俞桐川謂制義創自王安石方望溪則謂制義昉於吳才叔皆北宋人也今考吳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篇見呂東萊所編宋文鑑而俞桐川所錄王荊公文數篇則不知所據何本蓋荊公刱立制義原與論體相仿不過以經言命題令天下之文體出於正且為法較嚴耳然當時對仗不必整證喻不必廢侵下文不必忌自後人踵事增華文愈工而體愈降法愈密而理愈疏而俞氏又以禁侵下文為是工對仗廢證喻為非強生分別則未見其確也夫連上犯下不過科舉格式不能不遵試問聖賢立言之初何嘗

有此界限乎至文之有對仗則本陰陽奇偶之理不能偏廢無論漢晉以來文人無不講此卽四書五經中對偶之句層見疊出時代愈近則其詞愈妍其勢使然豈得專繩之制義且如王荆公浴乎沂題文中有牛山隕涕朝邑回車語楊誠齋至於治國家題文中有日轉棠陰風清榆塞語當時初體又何嘗不工於對仗乎若文之用證喻則亦周秦以前卽有之但既嚴格律自不能不稍擇雅馴必如王荆公作知者動仁者靜題文云譬有二賈一則既富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等語則豈得謂之與題義相比附哉

四勿齋隨筆云俞桐川所錄百二十名家於有宋存七家一爲王半山（安石）一爲蘇穎濱（轍）皆在嘉祐朝一爲楊誠齋（萬里）在紹興朝一爲陸象山（九淵）在乾道朝一爲陳君舉（傅良）在淳熙朝一爲汪六安（立信）一爲文文山（天祥）皆在淳祐朝大約亦就所見而甄

錄之卽如朱艮矩所錄張才叔姚孝甯吳師孟張孝四家文凡十餘篇俞錄皆未之及而俞錄所存七家之文又不言所出何書故紀文達師頗疑之於編纂 四庫全書總目中微露其意然學者自爲論文起見但取其初體具在足資考論固不必別事深求也

俞桐川曰制義之興始於王半山背存文無多半山之文其體有二或謹嚴峭勁附題詮釋或震盪排奡備抒已見一則時文之祖也一則古文之遺也宗時文者流爲王錢終於湯艾宗古文者流爲周歸終於金陳夫奇偶配合乃成天地正變乘除乃成古今道術源流人才升降物各有兩惟文亦然半山兼之嗚呼新法之行敗壞宋室貽古今口實而經義一道行之五百年而不變乃知文章之運天附人而開非人代天而作也學者窮年皓首而不達於天人之故其孰能與於斯

李文貞公曰王安石陳傅良的八股似對不對甚古所謂八股宗者不可不看如詩有古歌謠之類是也

俞桐川曰三蘇皆有四書文而穎濱獨富亦其體之沖夷澹泊有以近之蓋經義與論同原論以才氣勝經義以理法勝穎濱之文亦論也而理較醇法較密則論也而實為經義之祖焉鈕松泉曰穎濱臣事民政諸策正當以讀時文之法讀之

又曰楊誠齋制義僅得三首而秦漢之雄勁晉魏之藻麗合成巨觀後人鮮有及之者誠齋志節文章獨高千古單詞隻字傳為世寶乃當日指陳時事洋洋千百言聽之者如聾如聵家居二十年聞北方用兵感憤而卒此與溫公之夢中國事宗相之大呼渡河同一鞠躬盡瘁何宋室之多忠臣也

謝甸男震曰今人偶見章雲李王農山文相與動色詫為奇詭而

不知制義㧻自宋人此派亦自宋人開之如楊誠齋傳文僅有三首而國家將興篇中有從犴絲草俎豆春風狠煙寨紅榆關柝靜等句至於治國家篇中有日轉棠陰風清榆塞邊寨不鼓烽燧不煙等句楊墨之道篇中有苔侵魯壁煙橫尼山獲失而鶩馬失而驀等句陸象山評爲價壓機雲脊蕭班馬宜非時俗眼所能識也

郭紹淡能光曰世詆陸象山之學爲其近禪耳夫禪學之患在虛無寂滅舉天下於無用也今考象山生平志在復讐談兵精妙片言折獄民畏如神有體有用豈禪學所能盡所存制義數首清空辨析如其所學是可傳矣

朱梅崖仕琇曰陸象山好學近乎知句文起于云聖人之言有不待辨而明者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辨者就此立意劈分兩比大抵以不待辨者還題面以不可不辨者歇後世之俗學此是陸

子尊德性之本旨與朱子牴牾者其文筆奇快處可為俗儒鍼砭學問之道無他節文亦同此微旨至里仁為美句文云自為之不若與人為之與少為之不若與衆為之則眞所謂以古文為時文矣

俞桐川曰裁六經題以為制義獨重於科目者為其明義理切倫常實可見諸行事非若策論之功利辭賦之浮華而已有宋家法遠勝歷朝至於光宗失其紀矣閒於讒謗而父子忤奪於嬖寵而夫婦乖陳君舉先生傳良以儒生爭之雖所陳不盡見用而義理倫常賴以不墜矣先生工於制義所傳幾三十首於宋文似當讀之足以見先生所爭不負所學而有明以來壬午甲申之忠義四璫三案之氣節例藩監國之權變大禮國本之議論皆能原本經術見諸施行而亦君舉諸公有以倡之也制義所關顧不重耶

書香堂筆記云宋人制義之近時者莫如陳止齋其經籍紛綸處已開後人門徑不以人廢言文云淺近之言而舜猶必察小人之箴盤庚不敢伏保民而王文云論成湯之王者不觀於萬邦咸懷之日而觀於予惠困窮之初論文王之王者不觀於三分有二之時而觀於不侮鰥寡之始斯遠暴慢矣文云禮義以爲干櫓人自干櫓之也忠信以爲甲冑人自甲冑之也此等文皆不似初體然其絢爛猶在詞句閒惟吾從衆文入手云俗若可違宜不可違則從曲禮從宜從俗句化出末段云聖人之從違以宜不以衆則從左氏善鈞從衆句化出眞所謂取路經義自鑄偉辭者矣又游於藝文中有云解牛之技其中有道削鐻之功其中有神犯而不校文中有云抽刀斷水祇以自勞舉梃擊空適以自困順受其正文中有云豹死於餓虎段死於内熱則更濫及子部錄此以見作文

總要讀書耳

俞桐川曰六安汪先生立信文而且武忠而且智所傳與元二策雖伯顏猶爲心折（詳宋史傳）而況與朝忠義之儔乎賈似道細人也好山水溺酒色嬉戲鬬勝如是而已而先生與書言及輿櫬似乎過激遐乎奔走江漢瞻望淮泗求一死地而不可得始則罷官終則致命叛臣雖死何足償其萬一哉今先生傳文數首皆感慨時事之言未知似道見之作何狀要之傳書且不悟何論制義哉

孟瓶菴師曰汪六安天之方蹶二句文末段云嗟嗟食人食者事人事抱重任者懷隱憂人臣分義雖崇卑無論苟秉鈞當國而乃聲色爲娛狗馬是好深謀密計不關於已疢疾藥石復拒於人是豺狼當道又安狐狸之問乎故曰大廈將傾非一木之力大國將傾非一人之功又曰相臣得而後萬國理吾於泄泄之詩重有責

於相臣焉此直斥賈似道危析剖切如聞啼鵑之聲又與讒諂面諛之人居文云國有大兵而虜寇猖獗所恃以無恐者虎賁干城而彼習為讒諂面諛之慵談笑所以治之疾而增之憂國有大祲而流離載道所恃以無患者保障藩籬而彼好為讒諂面諛之回邪卒所以階之禍而梯之亂此不惟鴻休泰平不可期而且偷安小康不可得矣不惟疲衰式微不可救而且身弒國亡不可言矣此則直接板蕩二詩不止如賈生之痛哭而已

余惆川日文文山傳文祗有事君能致其身箕子為之奴願比死者一洒之數百率皆忠義之言且其體已近明人似當日未應有此既而疑其贗作然文實一律卓然成家無論真與不真固不忍棄也武林王君殿揚為余言及友人篋中有岳武穆文八首余拜求索之不能得今王君死矣武穆文不知何往而文山獨傳乃知

傳人之有傳文亦有幸有不幸也

謝退谷金鑾曰文信國公事君能致其身文云不爲不忘溝壑之志士則爲不忘喪元之勇夫不爲殺身成仁之仁人則爲舍身取義之義士此四句當與正氣歌並傳非信國公不能作此語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胡變齋曰文章因乎氣運卽古文亦有周秦漢八代唐宋之分況在時文能不隨世代爲升降故汪六安躬自厚一節文評者謂清微細淨確實純正絕似成宏集中舉業之作文文山慨比死者文評者謂順語氣按題位已開明八風味此所謂有開必先也

制義叢話卷之四

福州梁章鉅撰

書香堂筆記云錄前明制義者自以洪武乙丑科分宜黃子澄元墨爲第一篇文字解大紳學士批云莊重典雅臺閣文字徐存菴曰時未立闈牘科條行文何涉須體而收縱之機浩蕩之氣已辟易羣莊況此爲文章之始自應首錄以存制義之河源也按首題爲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文云治道隆於一世政柄統於一人夫政之所在治之所在也禮樂征伐皆統於天子非天下有道之世而何哉昔聖人通論天下之勢首舉其盛爲言若曰天下大政固非一端天子至尊實無二上是故民安物阜羣黎樂四海之無虞天開日明萬國仰一人之有慶主聖而明臣賢而良朝廷有穆皇之美也治隆於上俗美於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非天

下有道之時乎當斯時也語離明則一人所獨居也語乾綱則一人所獨斷也若禮若樂國之大柄則以天子操之而掌於宗伯若征若伐國之大權則以天子主之而掌於司馬一制度一聲容譏之者天子不問以諸侯而變之也一生殺一予奪制之者天子不聞以大夫而擅之也皇靈丕振而堯封之內咸懍聖主之威嚴王綱獨提而禹甸之中皆仰一王之制度信乎非天下有道之盛世孰能若此哉　按各選本多以劉文成公基薇事而信題文爲有明一代制義之祖然是初體之尤者其提一機字以爲微之原微一勢字以爲信之影究未精的故舍彼錄此

洪武丁丑會試有春榜有夏榜春榜中式五十一人北人無登第者太祖命儒臣再閱落卷取中六十一人爲夏榜世稱是科爲春夏榜又爲南北榜春榜主試者爲茶陵劉如孫學士三吾三吾有天下

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程文揚維斗 廷樞 評云下云政不在大夫篇中專舉歌雍顯與見古人手眼之妙今嶺雲編傳本云以言乎禮樂也則其典掌於宗伯惟天子得以行之是以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而僭軌物於私家之堂者無有也以言乎征伐也則其法掌於司馬惟天子得以命之是以四征所以糾邪慝九伐所以正邦國而謀干戈於封域之中者無有也自係後來將歌雍顯與字面酌改頓覺灑然其機調與黄子澄作一同其直射下文諸侯大夫而不爲侵下亦可知當日格式尚寬也 按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公年已老矣太祖喜其應對詳愼除學士懿文太子卒太祖意在文皇公疏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沒孫承嫡統禮也遂立建文爲皇太孫尋上所著存心錄再上省躬錄爲前明理學名臣領袖錄其文所以存一代之正氣也 又

按洪武建文開十餘年乙丑丁丑庚辰三科會試皆出此題信乎邱瓊山先生之言曰國初試題皆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係人倫治道者出以試士故當時題目無多士皆專心於大且要者用功有倫序得以餘力及他經子史也此論實足遵守然此十餘年後以通儒碩學宜接踵而出矣而實不多見則又何也

楊維斗廷樞曰姚道衍廣孝有所謂誠其意者一節文云誠意之功在獨非愼不可也夫不愼獨則意得欺之此君子而小人也蓋聞明德以天下爲體然每爲天下之念所昏聖經以致知言誠意而求端於格物此有深意焉夫所格者何物也若曰一人明德耳何爲天下國家之皆貫其閒則必有爲人一念欺吾初心是與小人之不格物者一也如何脩身然後齊治平皆在其閒又有求人一念非欺我知是與小人之不能致知者一也凡好惡發於赤子

之真皆可通之天下此聖賢之意亦帝王之意自慊也凡好惡爲天下而飾即非赤子之真此雜霸之意即盜蹠之意自欺也雖以聖人帝王而不能無雜霸之心即不能無盜蹠之心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慎之何如時時格物則時時知致矣小人惟致知格物之開略有不慎而求之天下聖人王者方持大鑑以照心中之盜蹠而天下之盜蹠皆入其鑑此小人之所以不免也嗟乎小人亦誤求之天下之開而失之於先後焉者也其害如此可不慎哉惟慎故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正慎也此明明德也誠意者可不知哉

按廣孝本吳中僧名道衍字斯道有道士席應眞者精兵家言與道衍居近奇其人而祕授之人少知者獨吳人王行與之曰是未逢時耳萬戶侯何足道哉尋以僧宗泐薦選侍燕邸靖難之謀皆自道衍發之纂立之後乃使復姓賜今名世子爲皇太子授太子

少師封榮國公然迄未改服命監修永樂大典上禮之呼爲少師而不名賜之第不居卒於蕭寺年八十有五初道衍爲高啟北郭十友之一所著名獨菴集没後吳人合刻其詩文曰逃虛子集後又掇拾散佚名曰類稿補遺其清新婉約頗存古調然與嚴介谿鈐山堂集同爲儒者所羞稱是非之公終古不可掩如此此外又有道餘錄二卷持論尤無忌憚姑蘇志曰榮國著道餘錄專詆程朱榮國亡後其友人張洪謂人曰少師與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云云是其書之荒謬雖親暱者不能爲之曲諱也當洪武中道衍嘗以通儒書僧試禮部人格不願爲官仍賜僧衣事見明史本傳此作殆即試於禮部之文存此以見明初仕途之廣而道衍英傑不遵之氣亦藉是可想見矣

李文貞公曰時文名句與詩詞不同要從性命道理上出中庸纘

緒節時文皆講成三王統緒未盡成至武王纔了得三王之志竟似周家父子祖孫累世欲圖干天位者然豈非大悖不知纘緒者言能修德行仁不墮基業到得天心與人歸一著戎衣便有天下故雖以臣伐君而不失顯名一戎衣一句非結上文乃起下文重一戎衣不重有天下惟明初楊慈文是如此發明大有關係所以八股不可輕忽　按吾鄉莆田楊愚叔中永樂辛卯會試第二名有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闈墨方望溪最稱之以爲此明文始基一代作者正變源流之法靡不包孕其文炳蔚確有開國氣象云云此評允矣然尚不及李文貞之入細推勘入裏能使人心開目明至章大力評云股而拆之無非是方幅而合之無非是圓錢吉士評云轉接開只用一二字有力無迹其高在此皆不關痛癢之枝詞而何義門之四言讚語更屬不倫不類王已山備裁之程墨所見

集中可謂無識惟巳山評云題本無重顯名義文卻拈此作中閒關鍵制勝出奇前後爲之一振則眞說著此文肯綮與李文貞意交相發明但余三復此文其中閒數語云夫以臣伐君宜若失其名也然人皆知其爲應天順人之舉而無利天下之心則武王之名於是而益顯巳山所稱卽此文貞所指亦卽此然通篇僅此一截制勝其前後際貫與文貞之語不相應惜文貞不就此意自撰一藝也　又按吾閩通志稱惠叔甫選庶常卽卒年僅三十有文集五卷今傳文僅此一篇余爲亟錄入閩文復古編

俞桐川曰自洪武乙丑逮建文之末其閒劉方黃解諸君子皆有傳文然萃不多覯非獨風氣之樸亦由靖難兵起散佚者多也永樂十九年于忠肅始成進士其文略盛今所傳祇四首或論相業或談兵事或誅佞討姦每篇可當古文一則文如此亦無愧於過

多矣忠肅古文列之三異人集時文獨成家惟其文英風勁節躍露楮間殺機已見亦不必怨韋小也夫文山有忠肅之志而功不克成忠肅有文山之功而志不克復皆千古遺恨然而立德立言允文允武曠世合轍余故以文山殿宋以忠肅冠明比而錄之諒九原亦爲稱快爾

又曰功業稱其科名難已功業稱其科名而加之以文章難之難者也有宋舉三元者三人俱爲名臣而文鮮有傳者亦越有明洪武時有瀾伯（黃觀）正統時有文毅（商輅）皆三冠羣英然後世知文毅而不知瀾伯豈非以文之有傳有不傳耶文毅既定大計與忠肅齊名復辟後幾罹禍而得脫辨明齊門昭雪忠節人主悔悟故人謂文毅生平前有以安社稷後有以格君心不謂之大臣不可也讀其文者其必知所取法矣

明貢舉考略云建文元年南昌胡儼充湖廣考官得楊溥卷大異之題其卷上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爲公孫之阿曲世以爲知人然考略中不載是科何題按嶺雲編載楊公所作順天者存至人不可爲衆也題文一首未審即闈墨否也

俞桐川曰每誦吳匏菴寬稿舂容爾雅不動聲色文之以養勝者及考先生傳始困於試事終阻於仕路而聞寵若驚見辱不怒生平之養亦驗於文方孝肅太后議祔廟時廷臣不能決公獨請別宮詔可孝宗之所以爲孝公實成之人臣之功莫大於成就君德觀公之議禮典核斟酌人情司馬歐陽亦當拱手避席而卒屈於相位謝文正公薦公不得至拂衣而起公獨當之泰然夫文正爲賢之誠文定處已之淡其道並行不悖文之並傳又其餘也

張惕菴曰記得王孺飴題吳匏菴道不遠人章文尾云聞前輩謂

公拈筆時雲樵和尚來謁公告以題雲樵曰即吾佛慈悲法門也公頓悟禪機援筆立就今閱此作乃聖門論仁親切正旨必以之依傍禪學恐非也

俞桐川曰制義之有王守溪猶史之有龍門詩之有少陵書法之有右軍更百世而莫並者也前此風會未開守溪無所不有後此時流屢變守溪無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實氣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備蓋千子大力維斗吉士莫不奉爲尸祝而或譏其雕鏤疵其圓熟則亦過高之論矣遭値天地之和居得山川之秀夾輔盛明大有而不溺遭逢疑貳明夷而不傷於理學爲賢於文章爲聖於經典爲臣於制義爲祖豈非一代之俊英斯文之宗主歟

又曰成化乙未廷試王文恪已居第一商文毅忌之易以謝文正

故時人嘲之曰文讓王鏊貌讓謝遷今觀文正所作淸剛古樸不人時豔獨惜其少耳何嘗讓文恪哉方逆瑾用事時羣邪項領衆正側目在廷之士咸受摧抑文正獨秉介石之操翩翩去位不俟終日文恪亦未嘗不去但稍後於文正耳古人出處進退同一不苟如此又何必於文字較短長哉

李文貞公曰或問王守溪時文筆氣似不能高於明初人應之曰唐初詩亦有高於工部者然不如工部之集大成以體不備也制義至守溪而體大備某少時頗怪守溪文無甚拔出者近乃知其體制樸實書理純密以前人語句多對而不對參差灑落雖頗近古終不如守溪裁對整齊是制義正法如唐初律詩平仄不盡叶終不如工部聲律密細爲得律詩之正

艾千子 南英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題作者之病

多謂學問之道只一求放心便了不知孟子朱子之意是言學問許多道理都是爲求放心語氣毫釐千里惟王方麓樵林亨大瀚交得之林作稍雜先輩蠡拙語如體驗益眞雞犬無所放考索堅定鴻鵠不能移是也當分別觀之　按雞犬是承上文鴻鵠是他章語不知作者何以並舉評者亦第以爲蠡拙豈當日文律尙未講及此乎林公爲吾閩聞人開三代五尙書之門風俱學得毋儒之庭訓俞桐川稱其文談理眞實而行之以繁重紆拙蓋篤行之風百世下猶可想見也

四勿齋隨筆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此不識與上文知者不知者是一是二從來無人理會惟吾鄉林文安公文云苟於此而不去耶則失去就之宜苟於此而遂行耶則顯君相之失故行不遂行必得不致膰而後行去不苟去必俟其微罪而後去使君

相之失既泯泯於無形而在已之行又託於有故其見幾之明決既如彼而用意之忠厚又如此是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故當時不知者以爲爲肉而去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而去也以爲爲肉者是以私心窺聖人而其行止之微意誰則知之以爲爲無禮者是以淺見測聖人而其遲速之深情誰則識之寥寥數語將知不知與不識分際暗中劃清而君子之所爲五字自然醒豁評者但云直引上文更不著講題是了義文無剩法猶未道著此文竅要也

按此文爲俞桐川選中所無惟韓求仲文室中有之

明史邱濬傳云時經生文尚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誡返文體於正　按廖道南謂舉業爾雅自邱文莊知貢舉始文莊之能轉移文運又何減於歐陽永叔耶

張惕菴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章制義極多自羅洪先薛應旂諸變遷近人沈德潛諸君皆是腐爛時文不能窺聖人分際惟王守溪作略見大意李安溪評云古人之學皆是以心地爲本聖人固是以一心涵萬理學者亦當涵養其心以爲窮理之源一言破的無復遺義矣

錢吉士禧曰論文者首成宏而當時前後典文如徐時用邱仲深吳原博李賓之謝于喬王濟之張廷祥諸公有厭故喜新生心害政之憂故其取士刊文必以明經合傳爲主所傳諸程墨凡理學題必平正通達事實題必典則渾厚明體達用文質得中彬彬稱絕盛者諸君子挽回之力也

俞桐川曰錢鶴灘福少負異才科名鼎盛文章衣被天下爲制義極則世之所謂才者傾倚偏駁奔放縱橫其氣外軼其理內絀雖

足以驚世駭俗然卒不能久鶴灘之文發明義理敷揚治道正大醇確典則深嚴即至名物度數之繁聲音笑貌之末皆考據精詳舉晝刻肖中才所不屑經意者無不以全力赴之成名之故豈偶然哉

徐存菴曰錢鶴灘鄉墨題文甚多如席不正不坐能見聖學內外合一處然尙爲他人所易及勃如戰色前半虛摹有法上如揖下如授看題精鑿諸選家無不盛稱之然題枯小猶易著筆也惟非帷裳必殺之最難下筆如以上下分句作題亦尙有躲閃挪移借賓得主處整整六字不側不溢非先生中二比之詳核鮮有不閣筆者　按鶴灘此題文中幅云朝祭之裳貴乎直方故正幅如帷雖襞而不及脊也自此之外何所取義於正幅而爲是脊且僭耶於是省爲削幅而以齊視要上則殺乎其下矣如帷之幅要齊同

廣故襞積就要雖華而不及靡也既用削幅何所設施夫襞積而爲是靡以混耶於是旁無襞積而要有殺縫亦循如其下齊矣殺其幅而不嫌於前後之聯裂昭其儉也先王之制無之不敢增也殺以縫而取給於前後之聯屬貴其完也先王之制有之不敢缺也大意總重在別於公服不專在省費言之娓娓後人自不能出其範圍　又按前明小說載鶴灘以此題試於文宗初出場其父令背誦所作鶴灘卽以破題應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其父大喝一聲拂衣而去鶴灘知爲誤解急易一篇呈於塾師師決其必前列及揭曉遭黜師大不平後窮其故始知之或此文卽所急易耶江愼脩亦曰非帷裳必殺之是鄉黨明深衣裳與帷裳之制不同處此題傳文惟錢鶴灘一義然古人讀書不細考古不精亦有不可不辨者帷裳與深衣裳有大判別者朝祭之服衣與裳皆不連

深衣及長中等衣則衣裳相連所以制度各别此文不能提清一失也帷裳用七幅前三後四見儀禮喪服記鄭注深衣裳用六幅裁爲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見深衣篇此文亦不能疏明二失也深衣篇云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謂深衣以十五升布爲之可衣而易有耳此文乃誤解謂殺縫前後聯屬爲貫其完殺幅斜裁分裂爲昭其儉看作必殺是省費之意因謂帷裳用正幅雖費而不及奢雖華而不及靡此絕非當殺不當殺之原由三失也深衣用殺者在裳兩旁之衽以布二幅交解爲四幅其餘幅仍用正幅不交解玉藻所謂衽當旁鄭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是也此文但混言殺幅通篇不見一衽字則不知所殺者在何處四失也文中有削幅二字似典雅此出儀禮喪服記彼文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蓋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縫時每邊減去一寸以爲縫卽今人

縫衣幅邊摺去少許是也削字雖亦解爲殺與必殺之殺大不同彼是幅邊殺去一寸此是裳衽之幅對角交解乃不考其義以削幅當此經之殺五失也深衣裳與帷裳本有別使當時無異制則可不必記矣言夫子必殺即知當時有不殺者矣裳必上狹下闊不殺如何能就要蓋當時深衣裳亦有用襞積者是以旁衽不斜裁余見今人製藍衫亦有爲此製者此文於前半云及周之喪家名殊俗下裳之賤孰不忽易之乎帷裳之外孰能檢察之乎亦知有變制意矣而題後不能發明則前半意無收煞所謂殊俗者果若何而殊耶六失也或云先輩壽世之文非可輕議則是爲先輩所愚或又云時文何必過求深則視時文眞爲敲門甎非爲聖賢明經義自待亦不厚矣

俞桐川曰顧東江清潔已奉公恬淡樂道故其文亦有高峻之風

凡在科第者以受知大賢爲榮以識拔多才爲雋一不可得況於能兼東江登賢書主司爲王文恪捷南宮主司爲李文正及丁丑禮闈拔得倫舒崔汪諸君子並有名當世師弟淵源可謂極盛而已復能以文章毗之所以光前而裕後也

又曰唐子畏寅風流放達玩世不恭竟以此得禍方宸濠將反時聘子畏爲謀主子畏既不得志勢若可就乃託爲清狂遂免於難大節懍然如此世顧取其文而遺其節何也余讀子畏制義方嚴正潔近於老師宿儒蓋玩時不恭非子畏之本心也風流放達所以待流俗方嚴正潔所以待聖賢聖賢少而流俗多則子畏隱矣

陳眉公繼儒曰唐子畏初爲諸生縱酒放懷時人或非笑之唐曰若閉戶經年取解首如運掌耳後宏治戊午果舉省元

俞桐川曰閩粵古之僻壤也其中率多望族侯官林氏三代五卿

南海倫氏父子四元中士莫之及也林氏之盛始於亨大澍倫氏之盛始於迂岡文敘今讀二公文亨大鄭重古樸故其福厚迂岡高潔脩讚故其名高子孫藩盛亦積累教誨之所致然其兆未嘗不見於文章必謂才人多窮難為繼起是亦言之過激已倫文敘弘治己未科會狀子以諒正德戊子解元以訓正德丁丑會元是合父子三人為四元也

又曰言道學者絀風流言風流者絀道學皆惑也陳白沙先生倡學東南為世儒宗吾疑其文必方正嚴肅確不可犯今誦其集瀟灑有度顧盼生姿腐風為之一洗吾固知人造其絕者未嘗不有所兼也道學絕者兼風流吾求其人合其文其陳白沙乎風流絕者兼道學吾求其人合其文其唐子畏乎

又曰讀于忠肅公不待三篇見守京師手段讀王文成公子噲不得與人燕黨篇見擒宸濠手段　按言為心聲真經濟氣節人即制

義可以覘其槪不當僅以帖括目之今考忠肅公不待三至亦多矣文一講上下團結題蘊已該其辭云且國家之倚重者有二遇戰鬬則用介胄之士遇綏靖則用旬宣之臣故兵法嚴則士奮勇吏治肅則官効職人君以馭兵之法馭臣則吏治精矣人臣以死綏之義死職則官職當矣後幅云一失伍則執而論之有司何至於再再失伍則縛而僇之於社何至於三蓋有死無犯軍之善政也信賞必罰國之大經也此大夫之所素明也今子莅官以來所謂奉職循理者安在其於怠事不啻再矣豈士以贓刑官以貴貸耶由子曠官以來所謂省愆訟過者安在擬之以失伍亦既多矣豈士不致於再官不憚其多耶文成公子噲不得與人燕二句文尤如法吏斷獄愈轉愈嚴其辭云今夫爲天守器者君也爲君守侯度者臣也名義至重僭差云乎哉故燕非子噲之燕天子之燕

也召公之燕也衆賢而世守之以承燕祀以揚休命子噲責也與燕而授之人此何理哉恪恭而終臣之以竭忠藎以謹無將子之分也利燕而襲其位罪亦甚矣堯舜之傳賢利民之大者也噲非堯舜安得而盜其名舜禹之受禪入人之從之也之非舜禹安得而襲其故夫君子之於天下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也況授受之大乎於義或有所乖雖一介不以與人也況神器之重乎夫以燕之君臣而各負難逭之罪如此有王者起當伐之矣

又曰艾東鄉批王文成公子噲不得與人燕文後云古文須長短句法相間此文純用短句非法按此文如此批論東鄉之拘迂極矣即以文論將尙書周易皆不得爲古文乎　按查初白慎行敬業堂集載宏治二年浙闈中見三巨人傳爲異事及宸濠之變胡端毅公世寧以臬司首發其姦孫忠烈公燧以巡撫死難王文成

公乃以巡撫手擒渠魁三人同舉此科貢士同任此非常事功孰謂制義之不可以得士耶

又曰新建之學術於正嘉而盛於隆萬季彭山本師承陽明著書數百萬言皆行於世夫宗陽明者其說不能無弊而大旨歸於心得是以可傳然終不以人時文時文必宗考亭考亭正宗也象山旁支也彭山制義恪守傳注謹嚴法度陽儒陰釋之語無能涉其筆端與口談考亭而文詞浮誕者相去遠矣孝友性生文武兼長逆拒宸濠與陽明相應人生在三事之如一其文行豈有遺議哉

制義叢話卷之四

制義叢話卷之五

福州梁章鉅撰

四勿齋隨筆云孔子見行可之仕所以異於際可公養者也見字正德甲戌唐心菴皐墨云夫子於此蓋之於見於仕也夫而行之於方用之始此其機焉見之爲可以不孫求之於隱居也素而用之於方學之時此其兆焉見之爲可以不決又云上陵下替國之患也不用則已苟有用我將使上下順而無陵替之患不於桓子之往而誰往乎政頹俗靡國之弊也不試則已苟有所試將使政俗美而無頹靡之弊不於季氏之行而誰行乎前二比爲見字扼要後二比爲於字摹神以老手運老法自是先民法程　按唐皋歙縣人家甚貧襟懷灑脫才思敏捷文不加點若中有所感動卽別構一篇少負才自以爲必售及屢困場屋時人嘲之曰徽州

有個唐皋哥一氣鄉闈走十科解元收拾荷包裹其奈京城蕩緒多皋聞之志益壯自署齋壁曰愈讀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唐皋何後四十六歲中正德九年甲戌狀元此事見制義科瑣記而愈讀愈不中四語吾鄉無不熟在人口且習以唐皋為吾閩人也

又云今人過典實題輒以考覈為長只不知前明創尚此風氣如正德戊辰邵銳夏后氏五十而貢節後二比云夏人之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也商制則於公田七十畝之中以十四畝為廬舍每夫實助公田七畝並私田七十畝為十分而取其一則雖輕於什一是亦不過什一也周之鄉遂固已用貢法以為常例也而都鄙於公田百畝之中以二十畝為廬舍每夫實耕公田十畝并私田百畝為什一分而征其一則雖過於什一是亦不越什一也背貢

父曰經制題不可杜撰不可浮著如此作是老手是眞作家

林于川雨化曰唐荆川順之精於制義有自爲詩云文入妙來無過熟書從疑處更須參此荆川自道其所得也荆川有極巧之文而其實不過是極熟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兩節上下兩比喻一反一正文氣流走不齊荆川製作兩股時使之齊中用兩語遞過通篇讀之又只似流水不齊文法此所謂巧從熟生也文云且夫兩物相形而高下異焉所以辨其高下者未嘗不兼本末而較之也故寸木之與岑樓其高下至易知也今也不復揣其下之平而但取其上之齊是寸木固可使之高於岑樓矣今論禮者不究其本而必曰禮食親迎而已論食色者不究其本而必曰飢死與不得妻而已是食色固可使之重於禮矣任人之說似亦無足怪者雖然此特自其一偏而言之耳而非所以道其常也何者兩物相

形輕重異焉所以辨其輕重者未嘗不等其輕重而較之也故金之與羽其輕重至易知也今以一鉤金之寡而較一輿羽之多而謂足以概金羽之輕重也豈理也哉今論禮者不量其多寡而必曰禮食親迎而已論食色者不量其多寡而必曰飢死與不得妻而已如是而謂足以較禮與食之輕重又豈理也哉任人之論其不可也明矣俞桐川謂此等作法成宏正嘉間多有之隆慶以後則絕響矣

徐存菴曰艾千子謂唐荊川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二節題文最膾炙人口然吾終病其時中無忌憚等語盡作中庸者子思也言武周者夫子也引夫子稱武周之言以證中庸者子思也安得夫子言時遂知有分章照應之中庸遂以時中等字分別武周乎陳百史亦謂荊川之文鹿門推為本朝第一其步驟格律無可

復議而尤欲天下人細觀艾千子諸評知聖賢語中不相假借如此也

俞桐川曰唐荊川先生教學里中時有教學文為吏部時有吏部文為中丞時有中丞文好學深思至老不倦文之傳也宜哉及考先生提衡當時年甫弱冠主司見其文堅老疑為宿儒然則先生之文亦由天授不盡關學力也

又曰薛方山應旂貫通六經發而為文如金出冶如玉離璞光芒燦然又精於史學宋元通鑑昭代憲章皆有功當世嘉靖乙未已擬第一偶譏石城然後世論文者必以方山為首三主棘闈甄別士類聲稱精甚至其視學兩浙嚴而有禮多士有薛夫子之號舊稱王錢唐瞿為四大家浙人去鶴灘而易以方山世未有非之者

徐存菴曰石城許仲貽穀與方山同為蔡鶴江所得士所著諸稿

士林爭購藏之其禮之用全章題文通篇全用也字精神聲吻引人入勝文云今夫禮也者本天而出之者也其體至嚴不可得而易也然因人情而爲之者也其理至順不可得而強也是故禮之用也非取夫矜持之太過也優而游之而行之以安舒夫然後可以得其情非取夫執守之太拘也安而行之而處之以閒暇夫然後可以盡其意此其爲可貴焉者也然而匪獨今也古人之已試焉者也古之先王其道非一禮其大者也其用非一和其貴者也是故嚴而能泰也和而有節也盡善盡美準之百代可行矣觀其細行不遺也大德不踰也至中至正達之天下皆然矣夫可貴則可行顧有和而不可行者是豈禮之罪哉吾獨尤夫用禮者耳蓋有見於從容以爲禮盡在是矣乃溺而不止無制度以節其淫有見於安詳以爲禮可行矣乃流而不返無節文以約其蕩一於淫

則禮廢發之而病於政也一於蕩則禮荒出之而害於事也是失其貴者也是忘其美者也其不可行者宜也是知可行者此和也用禮以求和從乎天者也不可行者此和也外禮以求和循乎人者也古之用禮者由前今之用禮者由後世之究禮者其亦知所辨而已

王陵亭大經曰薛方山追王大王王季二句題文以德以功以世次以法以統以廟食分疏精確艾千子所謂八字經也後來名家俱不能出此範圍

董文敏公其昌曰王文恪邵北虞皆有五就湯五就桀文字若以縱橫逆宕論邵作似勝但文恪小講云擇君而事者智士之所以定其交也委心不變者忠臣之所以介其守也而伊尹則有不必然者便高出邵公幾等何則此題眞種子要在何必同而邵卻單

做伊尹五就雖詞章揮霍已離於宗故不得爲大家己卯石崑玉舜亦以命禹墨卷承卽云道至於中則不宜有所與也以後云中之上本無所加而聖人又何所加於此中之上乎此是題中眞種擒得此不必照顧亦字而未嘗非亦字矣蕭曾元如有王者破云無近功者也一篇主張不出此三字魏崑溟破云志其盛也便自走作此全在有識

朱梅崖曰夫子爲衛君章今人但知儲中子文爲合作而不知許敬菴字遂文高出其上此時代爲之不可強也後比云假令夷也違父命而齊也悖天倫雖竊國爲諸侯不可一日安於臣民之上夫惟伯遂其爲子而叔遂其爲弟故棄國如敝蹝可以浩然存於天地之間只寫夷齊而衛事自見通幅亦極安閒極恬靜方望溪言後來名作俱不能及豈虛語哉

又曰許敬菴肫肫其仁文云聖人不能分所有以與諸人而為之聯屬為之維持以通天下為一身者聖心之仁流衍而無息也聖人亦非能強所無以行於世而需之匡濟翕之而成以合萬物為一體者至誠之仁淪洽而無閒也此題境象深微極難下筆此文則清切純懿中邊俱澈所謂熟則詞自快非淺學所可幾也

林樾亭（喬蔭）曰少承庭訓令熟讀羅念菴（洪先）後生可畏文云使能志以帥氣為遠大之承固可預期於今日苟其進而不已焉高明之極難以限量其將來謂能使人神旺制義之足以移人此類是也

俞桐川曰黃山谷有言士大夫百病可醫惟俗不可旨哉斯言諸理齋（發）之文傾敧偏側游衍散漫無意於工而不詭於理後人擬管摹之愈摹愈遠非文不及理齋乃俗病之不可除也昔人評理

齋文曰不衫不履物外遺人求理齋者當求其所以不俗之故則幾矣

書香堂筆記云題理有最難解者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何以便有治國示掌之功方望溪先生但謂從理一處打通則分殊處自貫第亦空言之未見其發爲文章也惟諸理齋文云明乎郊社之禮則能事天如事親明乎禘嘗之義則能事親如事天吾知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而天下之民胞而物與者無一非吾之所當仁吾之所當愛而吾之所以仁而愛之者自不容已也雖曰天下之物分不能以皆齊也然所殊者分也而所以一之者理也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天下可運於掌而況國乎原評云天地祖宗是自吾身推而上的天下民物是自吾身推而廣的上頭高一層則下面闊一層

如只推到父母處則旁薾只是兄弟父母生兄弟者也推到祖宗則旁闊便有許多族姓祖宗生族姓者也如推到天地則旁闊便包得民物在其中天地生民物者也人不孝於父母祖宗者安能愛兄弟族姓不孝於天地者又安能仁民愛物乎若眞能事天地祖宗父母則必能以天地祖宗父母之心爲心此治國所以如示諸掌雖王錢做此意思不出此卻明目張膽言之接有此文此評而此題之理始出推行文不單不偶自係當時初體非今日舉業家所宜仿此前人所以有不移不磨之評也

四勿齋隨筆云前明葉東園 經 嘉靖癸卯巡按山東作鄉試無爲而治一節題程文大結內有繼體之君未嘗無可承之法但德非至聖未免作聰明以亂舊章等語世宗見之大怒以爲譏訕逮訊斃於杖下文字痛快之極其受禍乃至於此亦明哲之所譏矣

俞桐川曰昔人評酒醉爲上苦次之酸次之甘斯下矣得此意者可以評文夫文所以甘理不足而和其顏柔其骨飾其貌也理淺而故深之則酸理平而故奇之則苦若理足則達理盡則止直而不支横而不溢是之謂醉醉者始則可畏久則可愛甘則食之易飽棄之易亂故不善學者之好時文猶之不善飲者之好甘酒也

兩稅川世臣文境甚奇而盡於醉之一字知味者當自得之

徐存菴曰凡作聖人寄慨題其意中之所有不可無無則學者之見不能窺見深遠也意中之所無不可有有則學者之見非復聖人之蘊含也如射不主皮節題歸震用承云夫風俗之變而不可反也舉射之一事而趨於力焉聖人能不因禮文而有感也哉此聖人意中所有也如金正希破云卽射以觀古其所以成天下之才者大矣則聖人意中所未有而推其言亦可以通之者也後來

余衞公文至有曰驪山之役無能有拔而救其君繻葛之師無能遲材而射其臣倫盡播於竹書不備之下願安得有先君王哉詞意險其論正庚辰徐刊臺文又以科字為設科之利其小起節曰且後世文武之途出於二故有剛滿則勁秀滿則柔之弊盖勝國末年介天下生員習射故有以文字迎合當塗而不自顧其失雖如此惟羅念菴文云此可見先王之慮天下也誠遠度必不以力導天下而長亂人之志先王之防天下也甚微實則欲以禮持天下而馴君子之心不然既已射也而何以不主皮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此數語該備後人無數鋪張之議實足以涵蓋諸家　按徐健菴先生此題云踣云嗟乎禮樂廢而虞軍實者誰克致文德之雍容政教隳而棄本治者並難奏武功之赫濯吾惟望古慨然爾又有一感慨文雖佳亦未必聖人意中所有也

吾宗梁宅之吏部懐仁尚志好學甫經通籍即赴修文所著有國朝名臣年表𤊲史日抄及詩文數百首今皆不可考少時讀其嘉靖已丑會試孔子聖之時者也文中幅云仕惟其時不必待天下之清也止惟其時不必任天下之重也先事之機泯於無而至虛之應通乎有其一元氣之流行矣乎久也以時無窮日之力也速也以時無三年之淹也罔我之私忘乎內而神明之速運乎內其一天地之氣象矣乎後幅云學孔先夷定其守也學孔先孟辨其志也皆超凡入聖語

衛壯謀廷球文行集云王任用字汝欽太倉人弇州先生族孫試久不利益治經術嘉靖丁未會試揭曉日無報捷者自分復刖矣覜其稿曰文如此何以得雋既知在第二名復取稿覜之曰文如此何以不元問者絕倒　按是科題爲周天縱之將聖二句王汝

欽破題云聖人者天厚其德而兼通乎藝者也考是科會元胡貝門正蒙破題云賢人論天厚聖人以德而有以兼乎藝也評者遂謂王破用兼通二字不如胡破只用一兼字妙愚謂此亦强生分別皮相之見也王作後幅云是知夫子之所以異於人者非多能也聖也夫子之所以爲聖者非人也天也天生人而厚於聖人天生聖人而厚於夫子非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不能爲此言也此數語淸空如話題妙畢該恐非元作所能及也

俞桐川曰胡二溪定售於嘉靖之季文尙博大其勢固然而間出其樸淡之筆則屈曲變化致不可測余嘗謂薛方山文能密而不能疏諸理齋文能疏而不能密惟胡二溪兼之文雖不多可以傳矣

又曰趙高邑南星賦性剛介不能容物悲時憫俗惡佞嫉邪之旨

嚞發之於文其漠視江陵急攻星秀不以權貴易守不以奄寺骫
法丹心再剖聽如充耳例官未已加以謫戍著書明道至死不回
入山二十八年、出見士習卑諂慨然太息申屠嘉之折辱鄧通汲
長孺之面責張湯未足以擬其直也當先生登第時主司夢大鶴
飛下乃得公卷故號儕鶴今觀其文行可不謂雞羣鶴立者歟
朱悔崖曰岱南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文最得聖人言表之意或
以爲爲江陵元輔病時朝士並走羣望而作亦非無因中間四比
云世之可以富人可以貴人者亦已尊而奉之矣而富貴之未至
意者其亡冥助耶祭以祈之而逢迎之態何所不備世之可以困
人可以苦人者亦既柔而下之矣而困苦之未袪意者其有陰禍
耶祭以禳之而顛蹶之請甚所忍聞自下而干上是之謂僭僭之
所不敢避乃足以劾其誠有廢而私舉是之謂亂亂之所不敢辭

乃足以明其敬如此勘詣字可謂入神之筆淋漓噴薄極文字之壯矣

徐存菴曰趙公南星非其鬼而祭之二句題後大結云藉靈寵於有位既以諂鬼者而諂人求憑依於無形又以諂人者而諂鬼吾不意世道之競諂一至於此陳百史以為中有所感激為此論者是也

又曰使驕且吝章是泛論有才者不宜驕吝不專主在大臣身上說舉周公者以多才之人言非以作相之人言也仇滄柱鶴文云以為天下之人皆莫已若也類夫乘貴而倨肆者然惟恐天下之人或與已若也類夫專利而纖嗇者然刻畫驕吝二字甚切其不泥定周公說尤超

方望溪曰春秋以前強臣專政者有之鄙夫橫恣者何少秦漢以

下所存祿入家國者畢入智周萬物早洞悉其情狀者使銜生存明之深憫心疾目久矣故於鄙夫可與事君文言之至為深痛文云夫人之所患在此則其所悉智力圖之者必在此未得而患得則彼一匹夫耳擯而不用已耳亦何能為者苟其既得而患失則內懷無窮之欲而外乘得肆之權負乘以致寇眾所不能容也而得之自我者必不肯失之自我則於事何所不為折足而覆餗上未必弗覺也而受之於君者必不肯歸之于君則於人孰不可忍不攻之恐為國家之蠹必攻之則為善類之殃緩去之恐滋蔓於方來驟去之則禍成於一旦甚至是而斯夫也非向之所云鄙夫也乃天下之大奸大惡也無論他人不意其至是而斯人之初心亦未料其至是也然患失則未有不至是者夫鄙夫而可與事君則天下有不患失之鄙夫耶以人事君者奈何忽諸　按鄙夫之

患至明季而烈古以杜詩爲詩史此可當時文史矣

朱梅崖曰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文方百川所作最著人口而不知劉倚鶴文沈痛過之如云天道神而莫測昏庸者富厚仁賢者餓死民心愚而至公富厚者與草木同朽餓死者與日月爭光有志之士將何從焉似此慷慨激昂不減屈原天問

俞桐川曰馮開之夢禎會場前作文稿凡五場卒冠南宮刻苦慎重以求必售也如是既授庶常旋請假歸補職十年又復乞罷官止翰林悠然自足夫古人重科名而輕爵位重科名所以驗其學輕爵位所以勵其守開之居館中遇江陵子無加禮江陵抑之欲使別署張蒲州備致悃款乃留史職方明之盛時天下固猶重翰林哉

袁了凡黃曰馮開之作文深構妙想寂如老禪常至嘔血有兩三

日方得一首人詰其故曰不如此塲中不得力又聞孫月峯與人會文終日不成一字曰未得文機姑置之不可縱吾手噫二公之於文精矣良工心苦人誰知之

俞桐川曰以禪入儒自王龍溪諸公始也以禪入制義自楊貞復起元始也貞復受業羅近溪輯有近溪會語一書故其文率多二氏之言艾東鄉每以爲訾乃文之從禪入者其紕繆處固不堪入目偶有妙悟精潔之篇則亦非人所及故歸胡以雄博深厚稱大家而貞復與相頡頏其得力處固不可誣也貞復嘗入侍經筵崇志勤學幾於醇儒又以扶喪哀毁感寒成疾近於篤行其可議者獨在文耳然披沙得金鑿石成璞寶光自著於宇宙烏得以一家之論掩之哉

又曰東林之黨首推顧涇陽憲成涇陽著述炳於天壤卓然儒者

之言也夫尙剛介者嚴於絕物崇渾厚者過於藏身相激不已至於相傾末流之禍在初念應不及此今讀涇陽文平正通達不尙詭異其性情固可想見彼四十餘年雌雄爭持不已固非先王之所喜哉

徐存菴曰何義門行遠集以顧憲成行有餘力二句文冠其首評云端文公議論風節在萬歷士大夫中若面之有眉其發解南畿亦甫逾弱冠耳以其文爲壓卷使黃小卿所折慕或可代宵雅肄三之義也

張惕菴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如字不是虛字作若字解張文忠居正程文云習俗易以移人古道乖其所好世固如此若我用之則願從焉正合語氣

鄭蘇年師曰張江陵一生相業最以綜覈見長於生財有大道節

程文足覘其概講下云蓋天地本有自然之利而國家本有惟正之供二語已見大意中幅云勤以務本而財之入也無窮儉以制用而財之出也有限以無窮之財供有限之用是以下常給而上常餘雖國有大事而內府外府之儲自將取之而不匱矣百姓足而君亦足雖年或大祲而三年九年之蓄自可恃之以無恐矣顧開藩評云一生服煉借題吐出精光奕奕如對其人眞知言也

王耘渠曰此題與先進於禮樂全章題震川先生皆有名作任前高古深厚作者無能爲役獨江陵二程與之抗行幾二百年其餘名墨都降一格矣

紀文達師曰張太岳雜著中有論周初禮樂尙質一條隆慶辛未主會試以先進於禮樂命題卽用其意作程文文字雖佳亦未免偏論也

俞桐川曰余向錄鄒東廓先生文以為不緣飾不雕刻氣和而暢情淡而深有元家之度泗山德溥其後也為文沖夷逸宕克繩祖武昔人所謂家學淵源不信然乎然東廓以第一名成進士泗山纔得之旋又復失若是衣鉢之不可恃也當時論泗山文者駕于晉江必曰鄒李不曰李鄒則余之逸晉江而存泗山非一家之私論矣

陳百史曰鄒泗山與李晉江名位相伯仲文亦相似而泗山文境尤高妙是故君子有大道節言忠信但言精神志慮日周於天下言驕泰但言精神志慮不在於天下淡而深約而該後人為之累牘不能盡矣其作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文亦愈輕淺愈深徹此二句末時點本二守字皆一讀朱子謂守約者言守得其要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泗山文中無煩思神無煩慮方

是從守字說到約處若以約字當一貫落字義便於孟施守約二字說不去此先輩之善於認題也　按泗山江西安福人與李九我齊名號曰鄒李萬歷癸未會試第二丙戌改編修上修改歷法疏其畧曰臣稽自古歷法由黃帝訖秦凡六改由漢高訖漢末凡五改由魏文訖隋末凡十改由宋太祖訖宋末凡十改由金熙宗訖元凡三改竊跡前事而疑今歷之不能無差者四如正統十四年歷冬夏至晝夜六十一刻及正德九年八月十三年五月日食分杪外謬之類皆當及時釐正以授人時古者太史每歲之正必命中者今奈何至二百餘年而難一修舉哉疏上中外欽服

俞桐川曰曩時嗜萬二愚　國欽之文簡而又簡一以當百是慶歷名家中能自立門戶者曾遺書張長史云二十年來文運卑靡名公巨卿嬌以浩瀚則又苦無繩尺自今以後當救浮滑以精深返

蔓延爲儷錄如萬二愚者其選也長吏答書云子文骨力似二愚惟氣局稍舒耳余不敢自信後果爲主司識拔乃考二愚傳則賢書第二南宮第九與余名次適符若是乎余文眞似二愚也顧二愚官御史口論時政劾罷吏風節重於舉朝而余非言官在館五年居里十年一無建白徒以科名比之每展卷輒爽然自失矣

又曰湯義仍 顯祖 玉茗堂制義擇理精醇而出之以名儁以六朝之鮮麗寫五子之邃奧足以自名一家登第以後有所忤而出吏忽黜忽陟不竟其用然而世高其節獨其填詞之作近於纖濃取悅市人貽譏識者是可惜也

閻百詩曰父爲大夫八句題惟湯若士文足與傳注相輔而行文云今夫葬用爵生平由是死乎由是者所以之死也祭用祿不及其生猶逮其死者所以之生也是故諸侯而世其貴也有諸侯之

禮相世焉必不肯降而自卑庶人而世其賤也有庶人之禮相世焉必不敢引而自尊然則周公之所以別嫌疑也必於大夫士矣故葬以大夫祭以大夫父子世爲大夫者而後可也使父爲大夫而子則士焉爵降則葬從而隆大夫卒於其官有加禮焉非故引而進之也祿薄則祭從而薄士得考其大夫有常食焉非故掄而用之也葬以士祭以士父子世爲士者而後可也使父爲士而子則大夫焉則葬以安士之常而雖爲上矣祭以安大夫之常而雖爲下矣何者死者之爵命於君君在斯爲之臣而非敢以所賤事其親也生者之祿出於子父在斯爲之子而非敢以所貴事其父也

書香堂筆記云湯若士父爲大夫八句文盡用孫百川之意獨補出諸侯庶人二義遂據百川之上前人所謂絕好文字只在本章

白文中也方望溪先生亦謂太史公增損戰國策有高出於本文者非才氣能勝以用心之細也湯文之過於孫作亦然而余尤愛其小講云且禮以終始人道之節而屈伸其無已之心其分莫明於葬祭葬者藏也所以藏而安之也不於其分則不安祭者食也所以食而享之也不於其分則不享忍親於不安不享非孝也於是乎有制焉老幹無敵而題之精蘊已該非時手所能企及亦當駕孫作而上之

徐存菴曰湯臨川不有祝鮀之佞文後段云在朝廷而不佞難以終寵卽儕黨之間不佞不足以全其身處怨敵而不佞難以巧全卽骨肉之際不佞不足以全其愛此數語發揮末流情弊痛快極矣然以代聖言恐失之過也

陳東橋應元曰相傳前明萬歷庚辰科題爲不能死又相之有錢

某者旣脫稿隱几假寐見一古衣冠丈夫自稱管子正容告之云君文通場所無不患不傳然握拳透爪使我無地自容若能改去數語我當助子成元錢笑曰余文向不加點元可不得文不可改也須臾驚寤揭曉竟無名迨閱落卷則講下旣爲糾也臣則宜爲糾也死旣不爲糾也死亦不宜爲桓也相四句房考於每句皆以也字斷讀批費解二字擯之　按是科有錢楨闈墨講下正此四句並無房考黜落之事或另有一錢姓而誤衍爲此說歟

侯官張廷彝經在嘉靖閒經畧東南掃平倭寇王江涇之捷爲東南戰功第一時趙文華視師遲三日始到馳書欲專其功公於先一夜奏捷趙銜之次骨嗾其黨以冒功劾之棄市江南士民哭聲震天後數年冤亦旋白賜諡襄愍明史有傳吾鄉余田生先生何亦爲撰傳則在修明史之前有張半洲詩集而文集未見余僅從

甲癸集中得其制藝一篇題爲禹吾無閒章起講云今夫爲君者天逸之以聖人之位而其所經營者又有百倍於人之事故圖大者畧細微謹小者缺美備古今感慨之所由也後二比云開天之主制度非其所不足恐一有侈其美盛之意卽非所以昭法則於子孫禹惟躬持節儉而以時修庶人之行雖一節之微亦視爲天心物力所關而不敢過享乎崇高詎得議其盡飾也哉平成之後奚勤非其所不能恐一有偏於節損之心亦非所以稱顯庸於奕禩禹惟崇尚典章而以身盡開創之規雖一端之見亦懔爲帝命民情所繫而不敢稍存其謙讓有不服其宏遠者哉　按此文全篇已錄入閩文復古篇始知儲中子此題文家絃戶誦其源蓋出乎此

閻百詩曰艾千子評張小越元或問子產章文云閒閒開說似史

記三小傳汪鈍翁駁之云史記兩人合傳如廉藺范蔡之類三人合傳如田竇灌夫之類甚至十一人合傳如酷吏之類無有不穿敘者其他如孟荀如屈賈如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無事可穿則用文章聯絡之若一篇中每人閒閒開說者甚少後進讀書當自出手眼萬勿隨人脚跟也

俞桐川曰艾東鄉於文首推歸震川繼又以茅鹿門為上二說相持未定要之震川文固涵蓋一世而古雅淵醇鹿門亦不相下也鹿門貫通經籍善挾古人之奧以龍門為師以韓柳歐蘇為友於明之古文則取陽明時文則取荊川餘無當意者昔陽明擒宸濠荊川破倭寇皆以文武全才有功當世而鹿門之治粵西與大名也兵法精妙出奇制勝亦有王唐二公之風然則鹿門所取非僅文詞已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凡師友古今者當以鹿門為法矣

王耘渠曰瞿昆湖昇序天子一位六節文錄格鍊意不著一詞以障其閒故格整而意自圓意密而氣愈揮使昆湖文盡如是何愧大家惜其趨向圓美過於成熟以會元爲風氣之歸使後人揣摩利便遂於斯道別成一小宗嗣之爲月峯其匯猶可也降至霍林求仲則於圓熟中益之以蕪穢之詞庸靡之調而爲此道詬病者遂波及先生矣

余在鼇峯書院肄業時掌教者爲孟瓶菴師超然師本吾鄉名解元乾隆己卯科舉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元墨及門諸生無不能背誦如流者文見後十六卷師曰此題前後名作如林余文亦不過時墨熟調何足諷誦君等獨未見前明瞿昆湖先生之文乎此余少所熟讀在口者幸在風簷中未襲其一字而實不能不襲其意耳今爲君等誦之自知拙文之瞠乎後也文云臣之事君自一命而上孰

不有事之當爲者乎是事也所以熙帝之載也存乎臣者也亦孰不有食之當得者乎是食也所以恤臣之私也存乎君者也其小而爲服休之臣也其事雖小亦必有難盡者亦必思任使之未稱而精白以承之覺覺乎惟懼事之或忝而已矣其大而爲服采之臣也其事愈大尤必有難盡者則必思付託之未效而儆惕以圖之兢兢焉惟恐事之或曠而已矣上之求不負吾君也而非求以自利也雖曰君之詔祿因吾事之上下然吾懼食之浮於人而不懼人之浮於食則亦靖共爾位可矣而他又何知焉下之求不負所學也而非求以肥家也雖曰君之受稍視吾事之繁簡然吾方以素食爲恥而不以得祿爲榮則亦無曠庶官足矣而他又何計焉

按似此櫽括羣言似淡而實濃似輕而實重豈時藝所能相提並論然此在當日亦尚是揣摩科舉文字雖未離化治矩矱而

易方爲圓已漸爲談機法者導乎先路吾黨正當先熟此以立其根基也

俞桐川曰少時見海忠介擬墨三首心嘗之以其違俗依壘迴闕如也繼觀公集又得數藝文雖怪然自成一家矣忠介爲人絕不識揣摩爲何事故文亦然崛强不屑自適己意而得成孝廉登仕二十年復賜進士遇亦奇矣世儒見忠介文必狂走以其違俗夫文而違俗不過不遇而止未若人之違俗可以得禍也然忠介又何嘗不遇人自不肯學耳人且不肯學況肯學其文哉　按衞壯謀曰勵學齋題海忠介公有安社稷三節文後云先生淸風勁節名直天下制義不事揣摩亦自成一家言屢躓公車隆慶辛未會試時先生已官僉部出撫應天擬四書程文三篇得上聞遂賜進士此文其一也

明史文苑傳云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定江上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有光制舉業湛深經術卓然成大家後德清胡友信與齊名世並稱歸胡友信博通經史學有根柢明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王鏊唐順之後則震川思泉思泉友信別號也

方望溪曰化治以前先輩多以經語詁題而精神之流通氣象之高遠未有若歸震川者如大學之道一節題文歷用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惟皇建極惟民歸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各語皆如其意之欲出此可悟文章之有神即如三百篇語漢魏人用之即是漢魏人

氣息漢魏樂府古詩六朝人用之卽是六朝人音節震川之用經語亦當作如是觀

徐存菴曰周萊峯禮之用全散文一往奔放如萬斛泉湧然畢竟是篇禮論卽將楚珍黃陶菴諸作亦失之縱肆惟歸熙甫爲合作

熙甫年六十成進士振正嘉之衰開隆萬之盛謂之文字中興非過也然其功名蹇滯抑鬱不快文字中寓微此衆學者究心性命之業必得熙甫之全體方爲大雅學者馳心功名之路可以含其聲也必不可併略其骨力也

汪堯峯琬曰先正之文皆有授受淵源獨歸震川少年負盛名其古文詞取徑於廬陵舉業取徑於眉山與時迴別以是晚售袁了凡嘗極言其不遇之故古今文果有不同耶

衞壯謀曰錢礎日跋張選祭如在全章文云世宗不親祭享先生

發憤上疏引孔子吾不與祭爲說上震怒命杖八十折三梃而怒未釋嘗晚繞殿走製祭祀記中有云某引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矣獨不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耶先生還家抱病不平因作此題文以鳴忠孝至意云爾

賀耦耕長齡曰李長吉謂筆補造化天無功故作文莫妙於斡旋嘉靖壬子科應天鄉試首題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他人講不可小知只隨題講去若謂君子於細事全不理會孫溥卷則云故以一事之盡善而謂其爲君子焉吾意君子不如是之隘也以一事之未盡善而謂其非君子焉吾意君子不如是之淺也果可以小知乎哉遂以弁冕羣英

錢吉士曰堯舜帥天下以仁作者多鋪張如天好生等語惟福建鄭普嘉靖辛卯墨云不以天下私嚚訟之人不以天子闕九族之

愛其使斯民之日習而安者仁之外無餘教也德不藏於諛蓋之後教日積於載見之時其使斯民之漸摩而入者仁之外無他術也單就齊家說最合　按鄭晉南安人辛卯舉人壬辰進士

張惕菴曰時義至嘉靖末年蕪靡極矣陳公棟出而振之其文含華吐樸字字清新嗣是如田鍾斗之沖恬鄧定宇之風逸若一轍焉以陳公爲之倡也

書香堂筆記云作制義者有題理有題神人皆知之而每題各有題之形貌文亦必與之相稱而後爲肖題如胡思泉驚旅而天下平句文云陶鎔於禮樂之中而其相揖讓也非爲名分相歌詠也非爲性情熙熙然各通於聖人之性而莫之知也漸摩於刑政之外而其爲善良也非出於感格無頗僻也不待於裁成陶陶然相遇於聖人之天而莫之識也方望溪先生謂此文非徒入理深厚

并與題之形貌亦俱眞知言矣

又云制義之訣由疎而密易以疎爲密難以疎爲密之詣力非名家不能到如胡思泉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文云以淸以甯天地之故態也若不賴於君子建中之功然至於三光明焉五嶽奠焉謂非成位乎中者之有其人不可得也以生以息萬物之常理也若不賴於君子導和之力然至於民不夭札物無疵癘謂非茂對其閒者之有其人不可得也似此出筆甚輕着題甚重人以爲疎我以爲密淺學者豈易語此乎

岡勿齋隨筆云言者心之聲古今詩文往往能自肖其人制義則言之尤暢如前明山陰徐文長滑狂士也其作今之矜也忿戾文云其視已也常過高而身心性情之際每懷不平其視人也常過卑而視跡遠近之間鮮能當道義利之辨未嘗不明但其所見者

自以為義而謂天下則皆利也是非之故亦未嘗不悉但其所執者自以為是而謂天下則皆非也此非直渾厚博大之體無所望也好勝不已而其勢必至於爭矣　按此文直是文長自作小傳可見狂士並不諱疾特自知其疾而不能自醫耳文長九歲能屬文十歲倣揚雄解嘲作釋毀為諸生時提學薛方山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長吉之流也少保胡梅林納之幕府命作白鹿表世宗大賞之旬日間傳誦殆徧為古文辭語必驚人茅鹿門唐荆川皆師事焉少保被逮文長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深數寸不死為人猜而妒殺其後妻坐法繫獄以援者力獲免晚歲絕穀十餘載積書數千卷斥賣殆盡常自言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識者許之陶石簣曰吾鄉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後惟徐文長袁中郎曰有明以來一人而已

徐存菴曰李廷機字九我又字爾張福建晉江人癸未會試第一廷試第二後以禮部尚書拜東閣大學士前明祖制閣人不相視之自公始任政府六月疏凡四十餘上俱不報遂乞休所作事君數一節文評者曰作此題者或回護君友或尚論時變皆鱗爪耳惟九我此文方得本題正面

陳百史曰李九我先生起於晉江一時游從者皆海內知名之士其所爲文大者及於古小者亦高出時體先生立朝丰采嚴毅不可干以私乃觀其文溫厚和平有作者之風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而有不然者人可易知也哉

四勿齋隨筆云李文節公文純從大處落墨雖短篇而氣體寬博有餘如今天下車同軌至吾從周題後二結比云蓋車書禮樂之大武方流故舉域中之人而莫不各安愚賤之分文武成康之世

澤未泯故以素王之聖而不敢有慕殷夏之心高華語能使全神振動亦足以徵位業也又事君數節後二結比云吾不謂事君可以無諫獨惜夫評臣受辱則逆耳不進於前從爲諂諛者地耳吾不謂朋友可以無規獨惜夫直交既疏則苦口不聆於耳難免善柔之比矣如此藴藉乃與聖言相稱不知俞桐川名家制義中何以遺之

李文節遇諸塗題文云當其瞰亡而拜夫子之權亦徵矣顧能瞰之於其家而不能瞰之於其塗意者君子之待小人常疏而於陽貨之來因無暇以其逆億之私心爲之預避耶當其拜而不遇貨之計亦窮矣顧不遇之於其家而竟遇之於其塗意者小人之伺君子常密而於夫子之出得無以其瞰亡之故習爲之揣摩耶尊之與其爲及門之見而使得從容於燕接之間何如爲道塗之遇

而僅與交臂於倉卒之頃此聖人所以終爲善遇小人也艾千子謂舒碣石全章文有云今貧遇於家計所欲者當不止此即原本胥恍與其爲及門之見數語而斷瑞屏以賓道主道術成全篇又不及碣石之蘊藉矣

何義門曰錢繼山允元與李九我相善九我既冠南宮貽書論文勸繼山脫盡陳言務令發揮精透爲主越三年而繼山亦殷然得元九我眞益友也

俞桐川曰余遊萬歷癸未文鄒泗山以沖夷蔚二愚以簡古湯義仍以名雋至於理解精醇機法綿密則葉永溪修爲最當時稱江西四雋缺一不可至言哉勝朝三百年江右文風極盛翰林多吉水朝右滿江西明初已誦之及其季也羅陳章艾樹幟豫章震動海內然世知讀四家之文未知讀四雋之文四家人各爲科四雋

一榜並列且面目各殊有家無派故明文莫盛於江西而江西莫盛於癸未亦制義中癸卯之會也

又曰張醇叟壽朋制義搜抉微細窮極窅渺出入於檀弓考工記而汲其流文章中曠境也世之工揣摩者率向窗牖質之醇叟背馳甚矣而醇叟竟傳徒以終宦途不遂足跡徧天下日授生徒慨然以神仙自命何其志之超也古人文雖性成亦有觸而發少陵不奔竄何以有紀行諸詩子厚不貶遂何以有柳州諸記使醇叟優游廊廟黼黻盛治縱作述千古亦不能盡發其幽奇瑰異之致於制義間窮而後工豈不信乎

又曰盛集近王中集近霸王之道正大和平霸之道幽深奇詭隆萬中集也然癸未以前王之餘氣已衰以後霸之司權蓋自太倉先生主試力求峭刻之文石簣因之遂變風氣是故丙戌者王霸

升降之會也丙戌鮮有名家獨錢季梁士鼇精實簡貫有承先啟後之功焉

吳和庭觀樂曰少時肄業龍蟠書院值課文日孟瓶菴師以鬼神之爲德節命題偏閱諸生所作無一愜心者師因舉隆萬間方大美文相示則莫不相悅以解余之知用力明文蓋自是始因謹識之如云溺於虛無者不可以言鬼神凡日星之所以著江河之所以流昭然於俯仰之際者皆是也涉於怪異者不可以言鬼神凡萬彙之變蕃人事之作止紛然於日用之間者皆是也原其德之體則根乎天地陰陽之性存焉蓋至健至順之性有自然而不容强者夫是以無爲而成化也究其德之用則感於屈伸動靜之幾乘焉蓋一往一來之故有相推而不能已者夫是以錯出而有常也使天地間一旦無鬼神則所爲鼓其出鼓其入者孰効其功而

覆載生成何以無偏而不舉之處使人斬中一息無鬼神則所為迭而起循而生者孰為之宰而廢興成毀何以有動而必應之機是故焄蒿悽愴其偶出為靈對者在衆人皆見為非常而不知止此理之發者震動恪恭以致嚴於屋漏者在聖人實見其情狀而無特非天命之流行其德之盛也乃其理之實也然則鬼神之德即中庸之道而何容察之於隱微參參三百字而經子之奧旨儒先之精言悉具其中真後學法程也

俞桐川曰世稱吳因之默作文不看時藝不講章咀味白文移晷始成一藝有持文就正者必掩卷問何題子作何解有疑義云何如是再三而文之膚陋已見嘗謂窮絲為花其花不肯播種栽花其花自生公之作文似之以火燭物其燭有限以鏡待物其待無窮公之衡文似之　按因之一字言箴又字無障吳江人萬歷

壬辰蜀中陳元忠于陛主會試有善衡文之譽未放榜時諸生卽曰陳公爲總裁吳因之當魁天下榜發果第一海內望公秘笈公亦出辨直義八首示人紙爲之貴按京秩官至銀臺止無仕態每獨坐至夜分日抄講義一章後人比之周濂溪云

四勿齋隨筆云以約失之者鮮此聖人下學上達功夫若說得過高便走入老聃一路矣吳因之文云以能約者而才足以濟則敬畏之意亦足以善用其所長固不患乎侈肆而多才以損其智以能約者而才不足以濟則謹愼之心尤足以維持其短亦不患乎無能而意縮以藏其拙又郝京山敬文云天下事未有不由輕動而失者我常處其靜而自爲之集可以坐觀其趨避從違之方天下事未有不由輕先而失者我常居其後而徐感之交可以徐察其是非臧否之理又方孟旋應祥文云心不務不能約不大亦不

能約也氣不卑不能約不强亦不能約也兼而槪之正徐存菴所云取益者不獨文章之道矣

俞桐川曰紅丸之案自孫淇澳慎行倡之可謂謹嚴矣光宗大漸疾已莫支咎固不在紅丸但方從哲身為柄臣嘗司保輔人主有疾雜藥誤投是以趙孟之不省藥加以許止之不嘗藥律以弑君不為不當矣余觀淇澳先生文簡潔高古上逼左氏蓋深得春秋之旨不徒以其貌也

侗義叢話卷之五